

貞觀政要

223784



中華書局印行

貞觀政要

ARTUSS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吳高時顯  
杭縣 丁汝霖輯  
輔之 盡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羣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爲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注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儒吳澄又爲之題辭以爲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爲鑒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在唐爲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爲行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爲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間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蹟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爲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遯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乎文文武之德日喪之歟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序令政教敷奏復逆謀之同譽譖之異所以植國體

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敘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卽以學廩之羨鋟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尚勸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尙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爲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惟冀魏元州凌饑人忠朱敬則游唐長安知中經史二人者當道論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脩國史館修國史神龍中爲右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爲太子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春秋就居官多忠謙今董狐云謂當無譏當世謂良史之風嘗撰列天寶錄直筆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讐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納諫第四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

芳

進士仲  
蕭宗時  
翰林學士唐玄宗時

劉氏

煦

晉字耀  
時丞相  
翰林學士唐玄宗時

宋氏

祁

禹字京  
時相公  
翰林學士宋仁宗時

孫氏

甫

禹字之  
諫官唐  
昌人宋仁  
宗時

歐陽氏

脩

參知政事  
太子少師  
新唐書列傳

曾氏

翬

子于固  
南豐人宋  
神宗時

司馬氏

光

時權中書舍  
人宋哲宗時

孫氏

洙

左僕射贈太  
水師宋哲宗時

范氏

祖禹

巨源廣陵人  
宋神宗時

馬氏

存

時進士宋哲  
宗時

朱氏

黼

時進士有文  
集

張氏

九成

字子韶開封人  
宋高宗時

胡氏

寅

時狀元爲待  
制宋高宗時

呂氏

祖謙

字伯恭東萊  
人宋哲宗時

唐氏

仲友

字正則永嘉  
人

葉氏

適

字少卿三山  
人

林氏

之奇

字伯厚三山  
人宋高宗時

陳氏

惇脩

字希元建安  
人

尹氏

起莘

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

祁

未詳名字撰  
通鑑綱目

貞觀政要

戈直集論

貞觀政要卷第一

君道第

一  
五

論政體二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一作脰啖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曰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讐既作痛怨也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魏徵詳見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春秋時國名僕稱王詹何楚莊王聞而異之召而列子問焉出

竟不得知也。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名衍仕齊封梁侯。景東魏臣裴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而死所逼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唐音剽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其妻杜氏祖禹曰：嘗哉太宗之間，魏徵之對也可謂得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曉。虞世基以帝惡聞盜，及等所弑，是故人皆弗之知。煬帝後爲宇文化及等所弑。

范氏祖禹曰：嘗哉太宗之間，魏徵之對也可謂得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曉。虞世基以帝惡聞盜，及等所弑，是故人皆弗之知。煬帝後爲宇文化及等所弑。

唐音剽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其妻杜氏仲淹曰：兼聽則公，偏信則私。唐音庸受行此魏徵論曉。胡任用之本。愚按太宗問房君暗君曉君謂兼聽者明，偏信者暗。故言固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者，自外至朝廷輕重隨物而見者，似彼昧者昏反是。此又暗之所分，蓋偏信固易於兼聽，亦有所謂。

當者欲進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哉？君天下始之，曉乃其中焉。淫微如蠶之空，如衡之平，新之，則明也。惟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東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難守成亦難。守文後同尚書左僕射。尚書音尚書，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事，詳見任房玄齡傳。賢篇。玄齡，字次之，齊東阳人。高祖之子。太宗之弟。善屬文，工草隸，尤曉音律。性聰慧，有主見，能決斷，多所裁處。太宗嘗謂侍臣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危，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

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切常也。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危，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

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譏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譏也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利也子孫殄絕殄音殄盡也爲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拯之慶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地下有八柱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張音矢濟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一年歲之月也論語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邦平聲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人爲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又曰管子曰禮義廉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也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淑美也援一作聲援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七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殷紂走及入鹿臺蒙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閣道緣漢後爲楚所焚危亡於陵宇夏書五子之一歌曰甘酒嗜音峻思安處於卑宮禹吾無間然矣謂禹薄於己而勤於民也則神化潛通無爲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捐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堦堦堦之土堦三等茅茨不專堦也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忘締構之艱艱構音帝結也惟聖罔念周周之差難也聖閭念作狂言不憤厥終也若惟恭儉檢音也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掌音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則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夫後同音扶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郏鄧卜世三十一年正月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位也定鼎于郏鄧卜世三十一年正月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

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天王亦大也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足以喻君也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殷憂盛也成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胡越者極南北之言至異可同也

傲物則骨肉爲行路言至親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虞書曰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子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也亦所以覆舟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夏書曰予臨兆民寧平若朽索之御六馬君人者誠能見可畏之甚奔車朽索亦此意也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樂音洛後同盤蕡成湯初綱之義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失前禽蓋猶田三驅者圓合其三面前與地夏書曰不斃盤於遊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廣書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厲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剛而廉剛而塞諸侯庶豫樂游巡也言王者一遵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拱者庶矣拱手無爲而治也言王者一遵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松喬之壽亦松之壽皆古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仙人之有妻皆古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孟子曰一豫爲五穀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手無爲而治也言王者一遵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按通鑑疏北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魏徵上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之誠極忠款苦管吳客此任戴封晉王安國號晉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字嶽者出受禪者也周易傳說也唐書高宗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述孝經傳曾子之所以共爲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卿三台合司者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

去聲 而能懼豈不爲難  
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爲此也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芟羣雄外清四夷其  
固因其人主而對以不足為者況於守天下乎故魏徵  
蓋自古而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惟思敵畏之所易哉  
宣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亂者惟思敵畏之所易哉  
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周  
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周  
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  
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  
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豫山之亂生憲  
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豫山之亂生憲  
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禱作唐虞盛治  
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禱作唐虞盛治  
兢業至一曰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  
兢業至一曰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  
則言龜邦孔子對以爲君之難然  
則言龜邦孔子對以爲君之難然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之得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  
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  
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  
福曰朕少好弓矢少好並云聲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脈理皆邪督作多一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良禁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號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  
教得失焉

理亦不以自己不能盡用其所謀於衆而謂之未盡。如天下之人，固識弓之未盡，而不知天子之爲也。若君臣各固其志，則雖有餘力，可以濟矣。故曰：「良禽猶知所歸，良藥猶知所用。」

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  
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閭民  
疾苦政事得失是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表裏皆耶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人之言而觸類於聞傳乎黃闡以中黃門侍郎漢主之故曰黃門唐制禮贊獻奏天下祥瑞掌祭之官王珪詳見任詔勅中書掌軍國政令凡制冊詔牒皆宣署而施行焉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諫議常侍二人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中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時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掌名唐制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出納詔令國務二入侍郎二人侍郎大夫四人左諫議大夫二人左諫議二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爲公事聲去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爲怨衝戶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卽施行施平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爲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僅免甚爲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時應者故曰雷同虞氏賓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家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焉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爲無失而以大賢難得則事並相補正歸於無失而已自虞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主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

兩  
而其  
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議而尚書受成  
而某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反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  
坐致太平其集衆思廣定益也若難相違覆曠誤失  
覆者得中正樂弊屬而覆珠玉也嗚呼爲君如太  
望宗爲臣如侯公心可爲後世公心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廷周召始並相  
宰相之職也若契丹之數教龍之納言則不可以有  
司之職也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后之使宅百揆皆  
尹仲虺並為宰相以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后之使宅百揆皆  
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  
門下審較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  
珪之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成王  
獨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儆戒  
於法外者豈不尤深矣哉

上古既泛近世亦泛對如是則宜復因事體西京不蹉跎也。夫漢制西京者，其所以未能化者，蓋其地處西京，雖當其時，而猶未得其用耳。故曰：「漢室之興，於此為基。」

禪之時周宣帝旣喪  
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言任

禪之時周宣帝旣喪靜帝幼冲之日也 恒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惟卽  
承領而乞失重刑後同

萬物皆委百司商量平宰相等公事悉

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曰二日萬機與機同義方聞量聲三林書寫方聽利和

至淺而事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者，多也。

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爲非因令諸司令平聲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卽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人范氏祖禹得行君以所知人爲明臣以任賢者不得苟得而賢者不得良君知

時矣。客曰：「君不仁，臣不忠，子不孝，父不慈，兄不友，弟不弟，夫不妻，婦不母，子不子，人之性也。」

臣萬者不物如河生天以矣達不君極勢不所可始以四時者不遠寒暑各司其序也所司則明者不勞而之若君也

之不能知人所為則難矣故務智察而亦日力不足矣故人之身下化百官無

其大志小皆歸豫之君而無以失其任此其蕙下賢者所以不得行

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賢達於傳文者未有

集  
資  
苛  
察  
多  
疑  
專  
而  
自  
以  
爲  
屬  
者  
也  
附  
周  
知  
天  
下  
之  
務  
以  
一  
人  
之  
手  
足  
而  
悉  
代  
百  
司  
之  
勞  
不  
及

易經卷第十一  
繫辭上  
子思子著

稱屬得辟爲己憂以不得得馬舉臨爲己憂堯舜之行也豈哉

非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悟隋文之過惟廣任賢高居深視合令百司不得順

之旨務盡臣下之意故有以也夫始  
之開皇相去懸絕者有以也夫始

貞觀政要 卷三

卷  
一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  
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喪命治國亦然天下  
稍安尤須就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  
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  
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  
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爲國之大害也按通鑑是年唐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  
治安臣不以爲善推臺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教其惡多矣而未嘗  
不諫頗其矣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善  
惟喜陛下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教之  
兩盡乎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病當因其言而  
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爲元首大臣爲心腹  
其次爲股肱又其次爲耳目又其次爲爪牙天  
下之疲癃殘疾則瘡痏寒暑切膚病困危篤  
處三歲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  
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蹠驚辟者也隋亡唐  
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燒  
炭焉保謹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  
不可復愈夫雖已先醫仁者以天地萬物  
爲體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如手足  
如此廢懈氣已不貫乎使太宗而  
義又豈特貞觀之始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  
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  
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  
重平君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  
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  
而爲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  
古失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虞上所以不  
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  
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國家曆數曆王相繼之帝

次第猶歲月氣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爲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與四目達四聰所

愚謂此數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

焉若虞如見君道篇註去上聲

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

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逢夏之賢

桀被殺漢誅鼂錯

音下音措鼂錯顏川人漢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

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

忤忤音午妄逆也

有誅責朕比來

比音新去聲

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爲朕思隋

其安危禍福之所

等以爲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

己之欲故不恤關龍逢未嘗

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

自得哉及於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在此

失容和緩貌造次急遽也同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造次切後同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造次切後同徵曰易以破然後同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此述論語去上聲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成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善太宗以爲然

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

非等字作三字以一人漸澆訛上古聊切謬也故

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暮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

非等字作三字以一日明後以罪伎改謬等對曰鑑無

成德齊高祖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爲起居舍人佐

拜右僕射卒謚曰昭後以罪伎改謬等對曰鑑無

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爲起居舍人佐

孔安國書序以少吳頤項高唐虞爲五帝未詳孰是

秦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

法律令言尚酷也漢雜霸道謂漢之治專用刑

不易人而理字易如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

說論謂黃帝頤項帝

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

火命南正重黎司天以屬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頤公孫名姓乃

代卽致太平而號夏王百姓癸卯兵伐桀走桀條

愚謂此數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從節容切從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

太平紂殷王武王克殷二年怒望武王遂率諸侯伐之死於鹿臺子誄立是爲成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爲鬼魅應平葬當也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駁也雖然咸以爲不可以上文按通鑑係在四年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勿切突厥切厥九方周曰儉犹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衛歷代爲患臣服悉唐因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爲中國勍敵敵音強也今酋長曾孫由切長音掌番國之長也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徵曰王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也別彼列切若遇良工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七多切詩言其治之有鑄而益致其精也亦足爲良工爾按史傳曰帝南巡不聞行旅不費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壤葬見之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立天下之教舉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斯期月而已可矣但斯期月而天下者雖欲興成則聖人之意文皇嘗呼明裁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謂范增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期月在至公至期則理不適至公則事無不至誠得聖人之意文皇嘗呼明裁大亂之後興立教方略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一論欲曉天子之理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勢欲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

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卽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獎勵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出田逐獸於陽使浪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矰音曾龜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石音今君出獸陽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去輕租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舊此章附宋義錄今按其言

恭政處尤女故附此

恭甫孟子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

太子產于產有虞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

太子人得營生卽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當

之君有賜不得此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愚慮後世

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

彼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此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

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召也

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平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贊音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

夙夜孜孜並音茲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音洛後嗣夫治國猶如栽樹音大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一作盛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天下者尤甚焉夫嫂字雖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黩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夏桀王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商紂王反之而亡成湯反之而士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知湯武也不過勉強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至五

實踐者於真知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爲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一作促虞二國名百里奚之賢臣音漫道於虞秦後果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誅而去之子胥名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不聽與越平復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王焉越王勾踐所滅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音遠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臣襲其父徵位封齊王齊文宣性高名岸東鵠功體德自矜遂嗜楊遵彥名惟仁齊高尚書令文宣以撫衡百廢修飾時人皆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倉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其臣之正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爲君亂臣治之此殊不知彼之所爲才能救其亡鳥焉足以為治哉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美其妻是亦君子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